

开·卷·书·坊

待漏軒文存

吳奔星

开·卷·书·坊

待漏軒文存

吴奔星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待漏轩文存/吴奔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第3辑)

ISBN 978-7-5326-4197-0

I. ①待…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496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 凯

助理编辑 辛 琪

技术编辑 顾 晴

待漏轩文存

吴奔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8 字数 140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97-0/I·233

定价: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待漏軒文存

目录

- 一九八〇年
- 001 不遇
——忆诗人李白凤
- 一九八三年
- 010 《小雅》诗刊漫忆
- 一九八四年
- 033 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
——劭西先生琐记
- 一九八五年
- 046 “时代的鼓手”
——悼诗人田间
- 052 抄书与背书
——中学生活回忆之一

一九八六年

- 058 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及其末路
——前《小朋友》主编吴翰
云先生的后半生

- 069 诗人、友人、领导
——缅怀吴天石同志

一九八七年

- 080 “一望天涯万里开”

一九八八年

- 085 痛失人师
——悼念叶圣陶先生

一九八九年

- 088 五十年间雁一声
——写在台湾诗人纪弦的
来信之前

- 095 迟发的哀思

一九九〇年

- 099 真正的学术带头人

- 105 引领新潮的人
——忆适之先生
- 111 立足自我 放眼八方
- 一九九一年
- 114 如是我母
- 119 纪弦的天真与直率
- 129 忆陈瘦竹先生二三事
- 一九九二年
- 141 挥泪悼唐弢
- 151 彭城何处霸王宫
- 154 追忆翻译家汝龙
- 一九九三年
- 169 江南可采莲
- 174 离弦之箭
——悼念老友李章伯
- 183 新世说五则
烈士只流一滴血吗?
“何吴余”是“河无鱼”吗?

难道只红一层皮吗？

你配称孺子牛吗？

“两岸猿声啼不住”

187 关于冯至先生给我的三通信函

193 缅怀谢六逸先生

一九九四年

198 佛文化的弥勒联语

204 打鼾拾趣

一九九五年

208 烂缦胡同之恋

217 儿时作“哭”文

221 少年夫妻老来伴

226 忠厚长者唐圭璋老大哥

一九九六年

233 悼艾青

239 谢六逸与鲁迅

一九九七年

245 痛悼徐迟

253 高龄诗人臧克家和他的家人

260 自学成才的马蹄疾

一九九八年

263 为了忘却的记忆

266 怀旅美诗人纪弦

一九九九年

275 臧克家的特殊贺卡

278 记公木大哥最后的日子

二〇〇〇年

284 新中国最早畅谈人物塑造的
文学大师

——关于茅盾给我的一封信

291 怀念香港作家梁之盘先生

二〇〇一年

293 诗卷长留天地间

——痛悼老友卞之琳

301 想念老诗人曾卓

308 不期而遇的邂逅
——缅怀老友孙望教授

321 盛唐诗人的望月抒怀

328 怀念任访秋学长

二〇〇二年

331 白石老人画赠《五虾图》

334 后记 吴心海

一九八〇年

不 遇

——忆诗人李白凤

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对诗人李白凤似颇怀念，说他“一九四九年后在大陆，一九五七年消失踪迹”。在谈到闻一多一九四四年所编《现代诗钞》时，说闻先生收录了许多新诗人的作品，首先提到的就是李白凤，说“李白凤的诗，清新脱俗，有何其芳的委婉，戴望舒的冷艳”。这个评价牵涉到三位诗人，用词抽象，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对李白凤的代表作《小楼》的评点，颇为简要。《小楼》一诗已收入我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共两段八行：

山寺的长檐有好的磬声

江南的小楼多是临水的

水面的浮萍被晚风拂去

蓝天从水底跃出

小笛如一阵轻风

家家临水的楼窗开了

妻在点染着晚妆

眉间尽是春色

司马长风认为这首诗“虽有浓厚的散文气息，但诗意浓得化不开”。当我们读到“蓝天从水底跃出”、“眉间尽是春色”时，就不能不同意他的评论是中肯的。《小楼》的确是一首好诗，但写得这么好的诗人是怎么失踪的呢？我不禁回忆起和他的交往来。

白凤同我发生文字姻缘，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那时我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有一天忽然接到从遥远的湘西——大概是芷江吧——来的一封信，附了几首诗，并且夹着一片冬青的叶子，上面有四个字“愿结永好”，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清秀，莫辨性别。我一口气把诗读完，觉得诗意充沛，立即

发表了他的《不遇》。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小巷的月色是聪明的，
但我扣第一声门时，
她告诉我：
友人出去了。

（《小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第四期）

这是白凤最早的诗，当然是谈不到什么政治性的。不过，说来遗憾，诗的题目却暗示着白凤一生的命运：“不遇”。

我和白凤见面是在抗战初期的广西。那时，不少“文化人”都把广西作为暂时的“归宿”或“过渡”，以便另向他处流亡。我也是一个所谓“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在抗战的激流推动下，流亡到了大后方的桂林，在一所研究所里工作，并在学校兼课。广西文化一向落后，抗战一开始，不少学者、作家“云集”广西，物质待遇虽然不高，而广大的文化人因为把自己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都干得很起劲。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广西，特别是桂林，政治民主气氛轻松，文化生活活跃，成为大后方的

文化中心之一。不知白凤从何得知我在桂林，又忽然得到他的信，表示要来广西。我告诉他，只要不想发国难财，你就来吧，饭总有得吃。于是，白凤自湖南来到了广西。但是，两人并未见面，因为他由广西教育厅直接分发到南宁去了，而我则在桂林。大概过了一年吧，才见他拖儿带女来到桂林，情况狼狈，生活艰苦。但，白凤为人豪迈，相当乐观，往往以苦为乐，或者苦中作乐，大约是古人所谓“知足常乐”吧。相处一段时期后，我发现他感情易于激动，甚至冲动，是很容易得罪人，很容易招惹是非的。那时，朋友相处，高谈阔论，发发牢骚，是常有的事。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相信得过。

我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应贵阳一所大学之聘而离开桂林的。不久，桂林沦陷，贵阳动摇，我又去了更远的大后方。白凤全家可能经历过一番颠沛流离之苦，但因失去联系，鱼沉雁杳。

我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工作，也许是因为偶尔在报刊上写点东西吧，被白凤打听出我的工作地点。大概是一九五一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他穿着厚皮大

衣，坐在会客室里，我真是惊喜交加。原来他是从哈尔滨来，调到北京一所学校教语文。他告诉我：陈迺冬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小雅》诗刊的合订本。我闻而色喜，但也吃了一惊。记得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我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行色匆遽，曾将中外书籍、杂志两网篮，留存在一个会馆的“长班”（旧社会北京人称“传达”为“长班”）处。八年离乱之后，我重返北京。“长班”告诉我：北平沦陷不久，怕“皇军”清查，所有书刊，均付之一炬。我也只得长叹一声，算是了结了一件心事。现在忽闻旧书摊上发现我的藏书，惊讶之余，证明“长班”之言全属虚谎，人心如此，自然也不必追究了。我向白凤表示，敝帚自珍，希望看一看。过了个把月，是一九五二年的春节前后吧，白凤居然把《小雅》合订本拿来了，说是迺冬送我的。打开一看，果有陈迺冬的“附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于隆福寺旧书肆上见此，偶告白凤，吴奔星兄闻而色喜，盖其怀故剑之情，有所不能已者，因市归以投之。

迺冬也是朋友，购赠给我，借以证明我的藏书尚在人间，楚弓楚得，也足以自慰。白凤还在封里篆书“小雅”二字，并题旧诗一首：

故书存小雅，吾辈皆老苍。

清名重翰苑，嘉誉荐词场。

奔星觅旧剑，石挥辨诗香。

迺冬与白凤，心事独微茫。

迺冬与白凤的“附识”与“题诗”，分别写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至于石挥，我虽不认识，也知道他是著名影星。石挥的题词是：“石挥来北京的当儿，独自去观他的《秋海棠》，候着的时间，从商场上买到这合订本。诗，我默默地爱了她。诗——她给我一缕安慰的光，在这秋风吹黄的时候。”白凤所谓“石挥辨诗香”，便是指此。

在这次聚首之后，白凤应邀去太原山西师范学院教书，不久又调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主讲苏联文学。我自己则在一九五二年春，从北京“借调”江苏。从无锡而苏州而南京而徐州，虽是光阴似箭，又是度日如年，挨过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同白

凤很少通信。在“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极左路线的为害之下，多少人都沉默了，我们又何能例外！“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只能云天相望，心照不宣。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想起白凤曾向南京的孙望和我多次表示，想到江苏来工作。我没有回他的信，因为既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回信也徒然使他失望，他打听工作的有无，比祥林嫂打听灵魂的有无还难于回答。《祝福》中的“我”还可含糊其辞，我们则不然，“臭老九”加老右派，何敢妄谈“人事”！我个人并不足惜，怕连累白凤。他已经是“双帽”压顶，又同我发生联系，有朝一日，信落人手，上纲上线，岂非一“派”之貉，不是更增添他的处境的艰难么？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去开封开会，乘会议间隙，“斗胆”看望了白凤。他正在病中。彼此相见，恍如隔世。忆往昔，风华正茂；叹此日，风烛飘零！

白凤说：你再不来看我，就要给我做祭文了。他告诉我：一九七七年“五一”，曾去郑州，与诗人苏金伞抱头痛哭。当然，他们并非为个人的身世遭遇